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
第四回 孔譚二姓聯姻好 周陳兩學表賢良

卻說碧草軒中，一個嚴正的先生，三個聰明的學生，每日咿唔之聲不絕。譚孝移每來學中望望，或與婁潛齋手談一局，或閒闖一韻。一日潛齋說道：「幾個月不見孔耘軒，心中有些渴慕。」孝移道：「近日也甚想他。」潛齋道：「天氣甚好，你我同去望他一望。不必坐車，只從僻巷閒步，多走幾個彎兒，何如？」

孝移道：「極好。」一同起身，也不跟隨小廝，曲曲彎彎，走向文昌巷來。

見孔宅大門，掩著半扇兒，二門關著。一來他三人是夙好，二來也不料客廳院有內眷做生活，推開二門時，只見三個女眷，守著一張織布機子，卷軸過杼，接線頭兒。那一個丫頭，一個鬢婦，見有客來，嘻嘻哈哈的跑了。那一個十來歲的姑娘，丟下線頭，從容款步而去。這譚婁二人退身不迭。見女眷已回，走上廳來坐下。高聲道：「耘老在家不曾？」閃屏後走出一人，見了二人道：「失迎！失迎！」為了禮，讓坐，坐下道：「家兄今日不在家。南馬道張類村那邊相請，說是刷印《文章陰鷲文注釋》已成，今日算賬，開發刻字匠並裝訂工價。」潛齋道：「久違令兄，偏偏不遇。」孝移道：「明日閒了，叫令兄回看俺罷。」潛齋指院裡機子道：「府上頗稱饒室，還要自己織布麼？」孔續經道：「這是家兄為舍姪女十一歲了，把家中一張舊機子整理，叫他學織布哩。搬在前院裡，寬綽些，學接線頭兒。不料叫客看見了。怨笑。」孝移道：「這正是可羨處。今日少有家業人家，婦女便驕惰起來。其實人家興敗，由於男人者少，由於婦人者多。譬如一家人家敗了，男人之浮浪，人所共見；婦女之驕惰，沒有人見。況且婦女驕惰，其壞人家，又豈在語言文字之表。像令兄這樣深思遠慮，就是有經濟的學問。」潛齋歎口氣道：「鄉里有個舍親，今日也不便提名，兄弟三個，一個秀才，兩個莊農，祖上產業也極厚。這兄弟三個一個閒錢也不妄費，後來漸漸把家業弄破，外人都說他運氣不好，惟有緊鄰內親知道是屋裡沒有道理。此便知令兄用意深遠。」吃完了茶，二人要起身回去，孔續經不肯，孝移道：「二哥但只對令兄說，明日恭候，囑必光臨。」二人辭歸，依舊從僻巷回來。一路上這譚孝移誇道：「一個好姑娘，安詳從容，不知便宜了誰家有福公婆。」潛齋道：「到明日與紹聞提了這宗媒罷？」孝移道：「沒這一段福，孔兄也未必俯就。」走進衙門口，一拱而別，潛齋自回軒中。孝移到家，王氏叫王中媳婦趙大兒擺飯。王氏與端福也在桌上同吃。這孝移拿著箸兒，忍不住說道：「好！好！」王氏也只當誇菜兒中吃。少時又說道：「好！好！」王氏疑心道：「又是什麼事兒，合了你心窩裡板眼，這樣誇獎？」孝移道：「等等我對你說。」孝移待紹聞吃完飯上學走訖，方對王氏道：「孔耘軒一個好姑娘，我想與端福兒說親哩。」王氏道：「你見了不曾？」孝移道：「我今日同先生去看孔耘軒，孔耘軒不在家，那姑娘在前院機子上學織布哩。真正好模樣兒，且是安詳從容。」王氏道：「我也有句話要對你說，這兩日你忙，我還沒對你說哩。俺曲米街東頭巫家，有個好閨女，他舅對我說，那遭山陝廟看戲，甬路西邊一大片婦女，只顯得這巫家閨女人材出眾。有十一二歲了，想著提端福這宗親事。他舅又說：

『俺姐夫閒事難管。』俺後門上有個薛家女人，針線一等，單管著替這鄉宦財主人家做鞋腳，枕頭面兒，鏡奩兒，順袋兒。

那一日我在後門上，這薛家媳婦子拿著幾對小靴兒做哩，我叫他拿過來我看看花兒，內中有一對花草極好。我問是誰家的，他說是巫家小姑娘的，花兒是自己描的，自己紮的。那鞋兒小的有樣范，這腳手是不必說的。薛家媳婦子說，這閨女描鸞刺繡，出的好樣兒。他家屋裡女人，都會抹牌，如今老爺斷的嚴緊，無人敢賣這牌，他家還有些舊牌，壞了一張兒，這閨女就用紙殼子照樣描了一張。你說伶俐不伶俐？況且他家是個大財主，不與他結了親，將來有些好陪妝。」孝移見王氏說話毫無道理，正色道：「你不胡說罷，山陝廟裡，豈是閨女們看戲地方？」王氏說：「他是個小孩子，有何妨？若十七八時，自然不去了。」孝移道：「女人鞋腳子，還叫人家做，是何道理？」

王氏道：「如今大鄉宦，大財主，誰家沒有管做針指、洗衣裳的幾家子女人，那爭這巫家哩？」孝移道：「難說他家沒有個丫頭鬢婦？」王氏道：「丫頭忙著哩，單管鋪點燈，侍奉太太姑娘們抹牌，好抽頭哩。」孝移道：「居家如此調遣，富貴豈能久長？」王氏道：「單看咱家久長富貴哩！」孝移歎口氣道：「咱家靈寶爺到孝移五輩了，我正怕在此哩。」王氏道：「結親不結親，你是當家哩，我不過閒提起這家好閨女罷了，我強你不成？」孝移道：「巫家女兒，你畢竟沒見；孔家姑娘，我現今見過。還不知孔耘軒肯也不肯。」說完，往前邊賬房同閻相公說話去。

到次日，孝移飯後到碧草軒，同婁潛齋候孔耘軒。不多一時，只見程嵩淑、孔耘軒齊到。跟的小廝手巾內包著七八本新書。譚婁起身相迎，讓在廂房坐下。耘軒道：「昨日失候有罪，今日特邀程兄同來，正好緩頰，恕我負荊。」潛齋道：「久違渴慕，不期過訪不遇。」孝移道：「端的何事公出？」程嵩淑接道：「我們見了就說話，那有工夫滿口掉文，惹人肉麻！」耘軒道：「張類村請了個本街文昌社，大家損費，積了三年，刻成一部《文昌陰鷲文注釋》版，昨日算刻字刷印的賬，一家分了十部送人。誰愛印時，各備紙張自去刷印。如今帶了兩部，分送二公。」隨取兩本，放在桌上。譚婁各持一本，看完凡例、紙版，都說字刻的好。孝移道：「這『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』一句，有些古怪難解。至於印經修寺，俱是僧道家偽托之言，耘兄何信之太深？」耘軒道：「孝老說的極是，所見卻拘。如把這書兒放在案頭，小學生看見翻弄兩遍，肚裡有了先人之言，萬一後來遇遺金於曠途，遭鬻婦於暗室，猛然想起陰鷲二字，這其中就不知救許多性命，全許多名節。豈可過為苛求？」程嵩淑道：「也說得有理。」潛齋道：「張類老一生見解，豈叫人一概抹煞。」大家俱笑。

孝移出來，吩咐德喜兒叫廚子鄧祥來，秘問道：「先生午飯是什麼？」鄧祥道：「素饌。」孝移叫德喜兒：「隨我到家，取幾味東西，晌午就在廂房待客。」原來孝移待客規矩，是泛愛的朋友，都在前廳裡款待；心上密友，學內廂房款待。

孝移回家去，潛齋問耘軒道：「耘老幾位姑娘、相公？」耘軒道：「你豈不知，一個小兒四歲，一個小女今年十一歲了。」

潛齋道：「令愛曾否許字？」耘軒道：「尚未。」潛齋道：「我斗膽與令愛說宗媒罷？」耘軒道：「潛老作伐，定然不錯。」問是誰家，潛齋道：「耘老與孝移相與何如？」耘軒道：「盟心之友，連我與程老都是一樣的。」潛齋道：「你二人結個朱陳何如？」耘軒道：「孝老乃丹徒名族，即在祥符也是有聲望的門第，我何敢仰攀？」潛齋笑道：「這月老我做不得成，你說不敢仰攀，他怕你不肯俯就。我從中主持，料二公也沒什麼說。」話猶未完，孝移已進門來。問道：「你兩個笑什麼？」

潛齋道：「做先生的攬了一宗事體，東翁休要見責，少時告稟。」

孝移已猜透幾分，便不再問。

少頃，擺上飯來。飯後，洗盞小酌，說些閒散話頭。潛齋問孝移道：「舊日為譚兄洗塵，一般是請我坐西席，為甚的當面不言，受程嵩老的奚落哩？」孝移道：「我請先生，在我家開口，於禮不恭。」程嵩淑望孝移笑道：「悶酒難吃，悶茶也難吃。二公結婚的事，潛老已是兩邊說透，我一發說在當面。」

我不能再遲兩天吃譚兄啟媒的酒。」孔、譚兩人同聲各說道：「不敢仰攀！」潛齋哈哈大笑道：「二公各俯就些罷。」耘軒道：「到明日我的妝奩寒薄，親家母抱怨，嵩老不可躲去，叫婁兄一人吃虧。」潛齋道：「他手中有酒盅時，也就聽不見罵了。」四人鼓掌大笑。日色向晚，各帶微醺。程、孔要去，送出衙門口而別。

嗣後譚孝移怎的備酒奉懇潛齋、嵩淑作大賓；怎的叫王中買辦表裡首飾；自己怎的作了一紙「四六」啟稿，怎的潛齋改正一二聯；怎的煩賬房閻相公小楷寫了；怎的擇定吉日同詣孔宅，孔宅盛筵相待；怎的孔耘軒亦擇吉日置買經書及文房所用東西，並「四六」回啟到譚宅答禮，俱不用細述。這正是：

舊日已稱鮑管誼，此時新訂朱陳盟。

卻說孔耘軒那日在譚宅答啟，至晚而歸。兄弟孔續經說道：

「今日新任正學周老師來拜，說是哥的同年，等了半日不肯去。若不是婚姻大事，周老師意思還想請哥回來哩。臨去時大有不勝悵然之意。」耘軒道：「明晨即去答拜。」原來這周老師名應房，字東宿，南陽鄧州人。是鐵尚書五世甥孫。當日這鐵尚書二女，這周東宿是他長女四世之孫。與孔耘軒是副車同年。到京坐監，選了祥符教諭。素知孔耘軒是個正經學者，況又是同年兄弟，心中不勝渴慕。所以新任之初，即極欲拜見。不期耘軒有事，悵然而歸。

到了次日，門斗拿個年家眷弟帖兒傳稟，說：「文昌巷孔爺來拜。」慌的周東宿整衣出迎，挽手而進。行禮坐下，耘軒道：「昨日年兄光降，失候有罪。」東宿道：「榜下未得識韓，昨日渴欲接晤，不期公出不遇，幾乎一夕三秋。」耘軒道：「年兄高才捷足，今日已宣力王家，不似小弟這樣淹蹇。」東宿道：「年兄大器晚成，將來飛騰有日，像弟這咀嚼盤盤反覺有愧同袍。」兩個敘了寒溫，東宿道：「今日就在署中過午，不必說回去的話。」耘軒道：「我尚未申地主之情，況且新任事忙。」東宿道：「昨日年兄若在家時，弟已安排戴月而歸，自己弟兄，不吝氣罷。我有堂上荆父台送的酒，你我兄弟，小酌一敘。」耘軒不便推辭，只得道：「取擾了。」東宿吩咐：「將碟兒擺在明倫堂後小房裡，有客來拜，只說上院見大人去了，將帖兒登上號簿罷。」於是挽手到了小房。耘軒見碟盞多品，說道：「蓆盤固如是乎？」東宿笑說：「家伙是門斗借的，東西卻是下程。他日若再請年兄，便要上『菜根亭』上去的。」二人俱大笑了。又吩咐自己家人下酒，不用門斗伺候。說了些國子監規矩，京都的盛明氣象，旅邸守候之苦，資斧短少之艱的話說。又說了些祥符縣的民風土習，各大人的性情寬嚴。東宿忽然想起尹公他取友必端，便問到昨日新親家譚公身上來了。這孔耘軒本來的說項情深，又兼酒帶半酣，便一五一十，把譚孝移品行端方，素來的好處，說個不啻出口。

東宿聞之心折首肯。飯已畢，日早西墜，作別而歸，東宿挽手相送，說道：「待我新任忙迫過了，要到年兄那裡快談一夕。」耘軒道：「自然相邀。」一拱而別。

東宿回到明倫堂，見一老門斗在旁，坐下問道：「這城內有一位譚鄉紳，你們知道麼？」老門斗答道：「這譚鄉紳是蕭牆街一位大財主，咱的年禮、壽禮，他都是照應的。就是學裡有什麼抽豐，惟有譚鄉紳早早的用拜帖匡送來了。所以前任爺甚喜歡他。」東宿見門斗說話可厭，便沒應答，起身向後邊去了。正合著世上傳的兩句話道：

酒逢知己千盅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到了次日，副學陳喬齡請吃迎風酒，周東宿只得過來領擾。

兩人相見行禮，分賓主坐定。東宿道：「寅兄盛情，多此一舉。」

這陳喬齡年逾六旬，忠厚樸訥，答道：「無物可敬，休要見笑。」

便吩咐門斗拿酒來，須與排開酒碟，喬齡道：「我不能吃酒，只陪這一盅就要發喘哩。寅兄要自己儘量吃些。」東宿道：

「弟亦不能多飲。」因問道：「寅兄在此掌教多年，學中秀才，數那一個是文行兼優的？」喬齡道：「祥符是個大縣，這一等批首，也沒有一定主兒。」東宿道：「品行端方，數那一個？」

喬齡道：「他們都是守法的。況且城內大老爺多，他們也沒有敢胡為的。」東宿道：「蕭牆街有個譚孝移，為人如何？」喬齡道：「他在我手裡磨了好幾年秀才，後來拔貢出去了。我不知他別的，只知文廟裡拜台、甬路、牆垣，前年雨多，都損壞了，他獨力拿出百十兩銀子修補。我說立碑記他這宗好處，他堅執不肯。心裡打算送一面匾，還沒送得成。說與寅兄酌處。」

東宿未及回答，那提壺的老門斗便插口道：「前日張相公央著，與他母親送個節孝匾，謝了二兩銀子，只夠木匠工錢，金漆匠如今還要錢哩。今日要與譚鄉紳送匾，謝禮是要先講明白的。」這東宿大怒，厲聲喝道：「如何這樣讒言，就該打嘴！再要如此，打頓板子革出去。快出去罷。」這門斗方才曉得，本官面前是不許讒言的，羞得滿面通紅而去。這也是周東宿後來還要做到知府地位，所以氣格不同。此是後話，不提。

卻說兩人席猶未終，只見一個聽事的門斗，慌慌張張，跑到席前說道：「大老爺傳出：朝廷喜詔，今晚住在封丘，明日早晨齊集黃河岸上接詔哩。」東宿道：「這就不敢終席，各人打量明日五更接詔罷。」起身而別，喬齡也不敢再留。到了次日日出時，大僚末員，陸續俱到黃河南岸。搭了一個大官棚，大人俱在棚內等候，微職末弁，俱在散地上鋪了墊子，坐著說話，單等迎接聖旨。已牌時分，只見黃河中間，飄洋洋的一隻大官船過來，桅桿上風擺著一面大黃旗。將近南岸，只見一個官走進棚門，跪下稟道：「喜詔船已近岸。」五六位大人，起身出棚，百十員官員都起了身，跟著大人，站在黃河岸等候。這迎接喜詔的彩樓，早已伺候停當。船已到岸，齎詔官雙手捧定聖旨，下得船來，端端正正安在彩樓之內。這接詔官員，排定班次，禮生高唱行禮。三跪九叩畢，拍定彩樓，細樂前導，後邊大僚末員，坐轎的坐轎，騎馬的騎馬，以及跟隨的兵丁、胥役，何止萬人。

日西時，進了北門。這些騎馬的官員，都從僻巷裡，飛也似跑，早下馬在龍亭前伺候。彩樓到了，齎詔官捧了聖旨，上在龍亭。禮生唱禮，仍行三跪九叩。開讀，乃是加獻皇帝以睿宗徽號佈告天下的喜詔。後邊還開列著蠲免積年通糧，官員加級封贈，保舉天下賢良，罪人減等發落，多樣的單恩。眾官謝恩已畢，日色已晚，各官回衙。這照管齎詔官員，及刊刻喜詔頒發各府、州、縣，自有布政司料理。這布政司承辦官員，連夜喚刻字匠繕寫，刻板，套上龍邊，刷印了幾百張謄黃。一面分派學中禮生，照舊例分齎各府；一面黏貼照壁、四門。

卻說這喜詔頒在祥符學署，周東宿與陳喬齡盥沐捧讀。讀到單恩內開列一條雲：「府、州、縣賢良方正之士，查實奏聞，送部以憑擢用。」東宿便向喬齡道：「這是學裡一宗事體，將來要慎重辦理。」喬齡道：「這事又是難辦哩。那年學院行文到學，要保舉優生，咱學裡報了三個。惟有譚忠弼沒人說什麼，那兩個優生，還有人說他出入衙門，包攬官司閒話哩。」東宿道：「譚忠弼既實行服眾，將來保舉，只怕還是此公。」喬齡道：「他如今是拔貢，咱管不著他。」東宿道：「表揚善類，正是學校大事，何論出學不出學。寅兄昨日怎麼說，要與他送匾哩？」喬齡道：「正要商量這送匾事。如今奎樓上現放一面匾，不知什麼緣故，荆父台說不用掛，因此匾還閒著哩。寅兄只想四個字。」東宿道：「這也極好。」

原來這是那門斗拿的主意。他是學中三十年當家門斗，昨日席前多言，被東宿叱喝了，不敢向東宿說話。他心裡放不下譚孝移這股子賞錢，仍舊晚間，絮絮叨叨向喬齡說主意。便打算出奎樓一面閒匾，打算出蘇霖臣一個寫家，只打算不出來這四個匾字。這喬齡今日的話，就是昨夜門斗的話，東宿那裡得知。

這門斗聽說「極好」二字，早已把奎樓匾抬在明倫堂，叫了一個金彩匠，說明彩畫工價，單等周師爺想出字來，便拿帖請蘇相公一揮而就。遂即就請二位老爺商量。周東宿看見匾，便說道：「卻不小樣。」喬齡道：「寅兄就想四個字。」東宿道：「寅兄素擬必佳。」喬齡道：「我是個時文學問，弄不來。」

寅兄就來罷。」東宿道：「太謙了。」想了一想說道：「我想了四個字，未必能盡譚年兄之美：『品卓行方』。寅兄以為如何？」喬齡道：「就好！就好！」便吩咐：「拿帖請蘇相公去。」

東宿道：「弟胡亂草草罷。」喬齡道：「寅兄會寫，省的像舊日遭遭央人。」便叫門斗磨墨。墨研成汁，紙粘成片，東宿取出素用的大霜毫，左右審量了形勢，一揮一個，真正龍跳虎臥，岳峙淵停。喬齡道：「真個好！寫的也快。」東宿道：「恕笑。」

又拿小筆列上兩邊官銜年月，說些閒話，各回私宅。金漆匠自行裝彩去，老門斗就上譚宅送信。

譚孝移正在後園廂房內與潛齋閒談。門斗進去，婁潛齋道：

「你今日有何公幹，手裡是什麼字畫麼？」門斗放在桌面。

婁潛齋展開一看，乃是一個匾式。孝移道：「去年陳先生有此一說，我辭之再三，何以今日忽有此舉？」潛齋見寫的好，便問道：「誰寫的？」門斗道：「周老爺寫的。這是陳爺對周爺說譚鄉紳獨修文廟，周爺喜得沒法。我又把譚鄉紳好處都說了，周爺即差我叫木匠做匾。金彩匠也是我覓的。字樣已過在匾上，將做的七八分成了。我今日討了個閒空，恐怕譚鄉紳不知道，到這裡送個信，要預先吃一杯喜酒哩。」譚孝移道：「這是叫我討愧，潛老想個法子，辭了這宗事。況且周先生我還沒見哩，也少情之甚。」

潛齋道：「名以實彰，何用辭？」門斗道：「我沒說哩，匾已刻成了，還怎麼樣辭法？我是要吃喜酒哩。」孝移賞了三百錢。門斗見孝移仍面有難色，恐堅執推辭，遲挨有變，接錢在手，忙說：「忙的很，周爺限這匾今日刻成。我回去罷。」拿回匾式，出門走訖。

到了送匾之日早晨，門斗拿著兩個名帖帶著一班木匠、鐵匠、金漆匠、金鼓旗號炮手，四個學夫抬著匾額，徑至譚宅大門懸掛。這閻相公與王中料理席面，分發賞封，轟鬧了一天。

次日，周東宿、陳喬齡二位學師光臨。這譚孝移請了婁潛齋、孔耘軒相陪。迎至客廳，為禮坐下。孝移道：「多蒙兩位先生台愛，蓬閣生輝。但實不能稱，彌增惶愧。」東宿道：「弟蒞任雖淺，年長兄盛德懿行，早已洋溢口碑，秉彝之好，實所難已。」陳喬齡道：「到底是你為人好，我心裡才喜歡哩。」

孝移俯躬致謝。東宿問潛齋道：「年兄高姓？」耘軒道：「這是貴學中門人，姓婁，單諱一個昭字，別號潛齋。」潛齋道：「前日稟見老師，老師公出，未得瞻依。」東宿道：「失候，有罪！容日領教。」耘軒道：「昨日厚擾，尚未致謝。」東宿道：「一夕之約，待暇時必踐前言。」須臾，排席兩桌，周、陳特座，婁、孔打橫相陪。珍錯相兼，水陸並陳。從人皆有管待。

日夕席終，兩學老師辭歸。送至大門候乘，一揖而別。孝移還留耘軒到碧草軒廂房，煮茗清談一晌，晚上著燈籠送回。正是：端人取友必道契，正士居官必認真。